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99  
 9

文  
 廿九三十卅一卅二



文庫 11  
D 99  
9

遺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九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頤洲校梓

碑銘表誌頌

顯威將軍吳君阡表

君諱璋字器玉姓吳氏石晉未有官獻州從少帝北行者又  
自遼陽遷泰州其子孫遂為長春人六世祖匡嗣遼開府儀  
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國公五世祖吳咸雍十年劉  
霄榜登科仕未達而歿四世祖敬良潛德不耀子讓東頭供  
奉官贈安遠大將軍卽君之曾祖也祖鐸閭門祇候金朝天  
會中左班殿直考德元貞元中監崞縣煙火公事贈明威將  
軍妣傅氏濮陽縣太君君卽明威之元子也生七歲而孤養  
於其姑樂亭齊氏稍長卽能自樹立大定十年以廕補官歷

陽泉山莊

陽泉山莊

48-11882

010190549386

遂城滿城四務酒官明昌四年調保州軍器庫使改太原大  
備倉副使泰和初以六品諸司差監歷城稅課取遷濟南軍  
資庫副使轉鄧州草場副使會錄事缺員父老狀於州請君  
攝司事不期月政成郡人以吏能稱焉衛紹王卽位用大安  
需恩官顯武將軍騎都尉濮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因爲所親  
言吾猥以賞延入仕將四十年得不償勞寧不自知徒以先  
君子蚤世不及通顯故強顏末秩耳今品及列爵當豫追錫  
之典生平之志畢矣今不自止欲何求邪乃授牒請老武勝  
節度高侯雅知君勸止之曰選法廢子五品例入一差隨有  
超擢君淹筦庫久能少忍之且當被百里之命何求去之決  
邪君不得已起調得監方城稅到官不數日以崇慶元年五  
月二十五日春秋六十有五終於官舍君資孝友姑氏歿哀

遇所生識者以爲生長見聞宜有加於人者爲人誠實樂易  
重然諾輕施予有以急難來歸者必極力營贍之以故家屢  
貧然不卹也少日酒不能亂中歲以止飲自誓賓客過門歡  
宴彌日不見隋容人尤以此多之身歿之日識與不識皆爲  
之嗟惜名士赴弔者數十人其得人心又如此夫人某郡張  
氏閨門肅睦有內助之效封濮陽縣君後君二十年而歿子  
男二人長仲侃忠顯校尉次仲傑鄧州教授孫七人曰綱曰  
維旣冠而卒曰綽曰綰曰續曰級皆蚤卒繼曾未名仲傑將  
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歸耐於大興府宛平縣玉河鄉黃邨  
里之先塋歲甲辰冬子過洛西仲傑涕泗百拜以墓碣銘爲  
請仲傑學爲通儒德爲善人殆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者乃爲  
論次之并用予之所感爲作銘銘曰

我足天衢彼責守閭我器函牛彼求柱車論族膏腴卒不能以自濡莞庫之須仕無他途選部一拘同滯賢愚然則前日之所謂任子者非敝法也與

忠武任君墓碣銘

前泌陽令任嘉言亨甫狀其考忠武君之行涕泗百拜謂某言先君子棄養十年惟是轉徙南北不得以時安厝今北還矣期以明年春勉卒大事墓當有鴈屬當有銘敢以譔述爲請某於亨甫有州里通家之舊不可以不敏辭乃爲論次之并著予之所感焉按任氏世爲汾陽人有諱才珍者登天會六年進士第由洪洞令入爲尙書省令史皇統中坐吏部田侍郎穀之黨歿於貶所田初爲朝廷所倚用慨然以分別流品慎惜名器自任羣小積不能平造作飛語構成人獄鍛鍊

田以下伏首惡者八人以敢爲朋黨誑昧上下擅行爵賞之權皆置極刑自餘除名爲民杖決徙遠方者又二十八人明昌初始蒙昭雪洪洞豫贈典復朝散大夫生子微以廕補官監惠民司君卽惠民之元子也諱德懋字君範資稟醇雅有受學之質弱冠就舉屢爲鄉府所薦惠民蚤世事繼母無間言泰和南征以良家子被推擇署軍中千夫長積官忠武校尉已而罷歸閒居鄉里愈更樂易雖在愚幼皆知其爲善人君子嘗爲人言先大夫以直道立朝橫被羅織自明昌昭雪之後右丞蘇公而下凡二十有六家往往將絕而復續稍微而更盛吾知吾子孫必不獨爲神理所遺也乃力課亨甫學其後果以正大庚寅收世科口鄉里榮之中歲之後卽置家事不問惟日誦般若而已積習旣久靈應昭著休咎多前知

之避貞祐之亂於鄜於京兆以天興壬辰五月十有六日春  
秋六十有七終於鄧州之寓舍臨終遺命以所誦經內懷中  
續息定家人發哀良久復開目云經安在家如言奉之怡然  
而逝其明了如此先娶柳氏再娶劉氏子男三人長卽亨甫  
次震亨鼎亨皆早亡女一人適士子白季昌皆柳出也亨甫  
以某年奉君之柩祔於郡西南洪哲里之東原嗚呼朋黨之  
禍何其易起而屢作也宣政之季蔡京呂惠卿輩至指司馬  
丞相爲元祐姦黨魁列其姓名著之金石自謂彰善癉惡可  
爲萬世臣子不忠不孝者之戒碑石甫立隨爲雷火所擊惠  
卿等懼大禍將及乃赦黨人死者復官流徙者復還自今觀  
之元祐黨禁不過追削竄逐禁其子弟不得至京師而已曾  
不若皇統之禍之慘也余嘗淡求讒夫之心而後知讒之所

以爲病者蓋心魄旣喪猝爲謾疾所乘嘗糞爲甘嗅足爲香  
口鼻耳目皆失所守而不自知謾疾不已矯亢忌嫉合而爲  
聖癩始於天地一我卒之古今一我敢爲大言居之不疑造  
大謗起大獄視正人端士若有血讎骨怨期必報而後已苟  
可以售其術雖殺身滅親凶人之國有不恤焉者余觀於成  
敗之變多矣自有天地以來未有食人而不爲人所食者凡  
爲讒夫者其才智類出於人遠甚寧不知事有必至理有固  
然乃今至於殺身滅親凶人之國而莫之卹焉者獨何歟殆  
受病旣深至於中風狂走雖和扁操萬金良劑亦無如之何  
耳古語有之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又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  
朕師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蓋聖人之所惡又其所甚畏  
者也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姦人敗類交亂四國作於其

心害於其事不有入禍必有天刑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海內所痛使唯遺臭無窮是所得耳蔡呂諸人欲以黨議誣天下士而天下反以不豫溫公黨爲恥又欲以黨禍絕士大夫之世而後之名卿才大夫賢宰相皆出於黨人之門然則爲朋黨之論者其亦未之思歟銘曰

善爲吉先壽爲福元有子而賢卒歸骨於九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吾得推其源至於人眾勝天而天定亦能破人者益當以我爲知言

信武曹君阡表

己酉秋九月予以事來燕都行臺參佐曹侯椿年持其先人信武君事狀再拜涕泗爲予言往者過太原嘗以宗人益甫咫尺之書之故得見顏色時先人始就安厝欲求阡表以昭

示永久而未敢也側聞從者在燕將往拜之而邂逅於此今願竊有請焉案事狀益甫所撰益甫予同舍郎其言可信不妄且曹侯之意甚賢故爲論次之君諱元字長卿曹氏世爲隰州人隰州之以貴雄鄉里者累十數代矣曾大父秀妣張氏大父繼純賢而有文以善人獲稱妣郭氏朱氏何氏朱氏宋朝散大夫某之女父鎮資仁厚有士風妣靳氏張氏生子五人君其第五子也齠齠受學年十二孤初父病革獨念君未有所立殊以爲憂及父歿君持喪如成人未幾母卒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廬墓側至終喪鄉黨稱焉其後兄弟析居君力學自奮不數年博通經傳以至陰陽醫藥法理之學無不精至爲人謹厚舉動不祿祿喜賓客好施予周急繼困不責報謝郡長吏而下皆推重焉兄楨旣老君事之惟謹疾則躬

侍湯藥存拊諸孤更爲調贍有間之者君不聽曰鄉人不能自存者且當救之況兄之子乎貞祐之兵隰州破羣不逞之徒乘亂剽掠君具牛酒集壯士得千人約曰吾州被兵惟州倅獨存今逃匿他境吾欲與公等立州事迎倅以歸可乎眾曰諾乃安集境內還倅於州羣黨咸散遺民賴之以安有欲推君爲官長者君義而卻之明年大饑民無所於糴君出所餘以救餓者全活不勝計而初不一錢取也興定己卯秋八月二十四日將適終陽邁疾終於途春秋四十四夫人霍氏同郡檢法某之女閨門肅睦內助之力爲多君歿之兩月州乃陷盡室被俘惟椿年調官京師夫人給兵士言我主婦蟄財所在當盡指示餘人何所知以故家人得少寬夫人私語之曰若等自爲計吾老矣終不能苟活以重吾兒憂遂俱兵

士至其家正色言曰吾家父子皆食官祿吾殺身以報可矣財豈可得耶兵士怒縛之夫人罵不絕口而死生子三人長卽椿年次松年大年一女嫁郡人周惠今爲真定參謀椿年大安中出粟佐軍仕爲綏德令階五品得贈君信武將軍某縣男夫人縣太君松年大年俱以兄廕祇候承奉班諸孫皆尙幼孤子等實以己亥十一月十有九日葬君某里其原之先塋夫人耐焉銘曰

孝子之志慈且祥仁者之勇直且剛衣冠堂堂百夫之防無移官之階而有爲政之方施於閨門義存義亾凜凜皚皚崑玉秋霜墓石有銘德潛而光我卜曹宗偕隰川其未央

千戶喬公神道碑銘

公諱惟忠字孝先涿州定興人大父恩父順世爲農家而以

義俠見稱公資稟沈默見於童幼及長驍勇善騎射志膽堅  
決輩流中少見其比衛紹王大安初北鄙用兵良家子有以  
戰功取階級夸示鄉閭者公慷慨奮發不甘落其後乃棄家  
事不問俠游燕趙間貞祐南渡河朔板蕩豪傑競起公從今  
萬戶張公聚族屬鄉曲保西山之東流堦別自爲一軍及張  
君副經略苗公道潤承制封拜公亦受定遠大將軍恒州刺  
史居無幾何國兵由紫荆而南張公以馬跌被執而公不知  
其守東流者如故也大帥以張公至堦下諭公使降公盛爲  
禦備日戰數十合力盡乃降張公先以公爲爪牙且嘉其忠  
憤不撓力爲保全益以腹心倚之宋將彭義斌旣破東平隨  
據大名聲勢甚張南北軍待爲勍敵無敢試之者一日義斌  
提銳卒數千北向猝與公遇於真定之南公以騎數百直前

挫其鋒義斌懾焉武仙劫殺主帥並山郡縣反爲金張公會  
諸道兵擊之公時攝帥府事將騎五百步卒三千鼓行而西  
聞敵將保郎山行列方整殆不可犯公謂部曲言歸師而退  
之兵家所禁不若設伏山下開其歸路彼得路則無鬪志吾  
邀擊之取獸於穴得志必矣已而敵兵過公出其不意大敗  
之如公所料時別將有陷陣中者公以單騎出之不旬日諸  
叛者日繼降附進逼真定仙懼南奔轉戰逐北遂攻彰德彰  
德下畧地齊魯駐軍滕州之牙山紅衲軍夜至公獨搏戰奮  
戈大呼營中驚奮皆殊死鬪衲軍敗走填壓山谷間無慮數  
百人益都之役宋援兵數萬將及城下公逆戰走之獲軍資  
甚眾城中軍突出將爲犄角公隨以短兵遮擊敵退保不復  
出大帥會諸將特稱公之勇以褒異之先是張公開幕府滿



城公爲元帥都監以功遷左副元帥及師還兼行兩安州帥府事移軍唐縣鎮遏西山者綦年辛卯冬南渡河戰於陽翟之三峯山明年圍汴梁汴梁圍解公北渡天興軍北渡平章白撒攻圍衛州公力戰卻之河南平張公入覲公復攝府事從征淮右歲甲午朝廷第功張公因陸奏臣之副喬惟忠出入百戰功取多乞加寵擢於是特恩以寶書金符授公行軍千戶自是愈自奮勵其破棗陽攻光黃率以先登被賞張公勇而有謀能得士死力每以方畧授公使戰公亦稟而後行故所至克捷幕府統城三十遭離喪亂人物憔悴而能生聚教育使之去愁嘆而就安安出於翼贊者爲多計公之功蓋不特攻城戰野而已也公生而孤事太夫人某氏孝敬純至問安視膳躬侍湯藥士大夫以爲知禮壬寅秋丁內艱適在

病中比襄事哀毀骨立用是病增劇竟以丙午年五月二十有七日春秋五十有五終於正寢越某日權厝順天城東之某原娶大名毛氏廣威將軍潞州錄事之女閨門肅睦中表以爲法子男五人長珪襲公職出屯河南次日琚順天路人匠總管雄州新城等處長官次琇皆毛出也次璋次琳女五人長適千戶賈某早卒次女繼焉亦毛出也次適聶氏餘在室男孫三人女孫一人皆尙幼公美鬚髯舉止詳雅有素宦之風恬於喜怒未嘗見於色每戰勝將佐其爲欣快而公初不以功伐自高其攻黃州也宋兵乘昏莫奄至公率銳卒與戰主帥命舉火視之見青甲而黃馬者戰甚力而不知爲公也明日懸賞求之公竟不自言其推讓又如此太夫人素慈仁事佛老惟謹教公毋妄殺重惜物命公亦視母意所在以

厚從事所捕生口多縱遣之冠氏李君玉先在俘中間知爲士人卽館之門下令授諸子學古人北面降虜者今眞見之嘗以時俗侈靡相尙中歲以來尤尙純素出入會計見之朱墨者率無浮費之妄然人以緩急來赴者必重爲賙給負責則往往折券以貸之識者謂公孝以安親忠以立節義以扞難仁以濟物視履考祥必當敦龐者艾五福具備今祿不酬庸壽不符德者乃如此天之報施可易量邪孤子某等以某年月日祔公於東王里之先塋以僕辱在葭葦之末以神道碑爲請乃爲伴右之其銘曰

沈鷲其姿角逐其時鬱無所施豪傑以爲資成周旣東日薄崦嵫志橫潰之獨障勢一木之弗支義釋嚴顏殆天使之大邦維藩虎臣桓桓瓜牙方張而傅之羽翰蛇矛突前奮力如

湍堅陳枯株名城彈丸有來創罷革膚靡完豺狼荆棘孳之  
安安我恩我威爾煦爾寒疾疫剛瘴孰我敢干北方之強隅  
斥盤盤戰功曰多公與不刊勒銘豐碑以永後觀重侯兮累  
將戛戛乎厥初之難

千戶趙侯神道碑銘

河朔用武之國自金朝南駕文事埽地後生所習見唯馳逐  
射獵之事莅官政者或不能執筆記名姓風俗旣成恬不知  
怪惟侯在軍校中日以文史自隨延致名儒攷論今古窮日  
夕不少厭時或投壺雅詠揮塵清坐倡優雜戲不得至其前  
又子弟之可教者薄其徭役使得肄業而邑文人亦隨而化  
之行臺所統百城比年以來將佐令長皆興學養士駸駸乎  
齊魯禮義之舊推究原委蓋自侯發之侯諱天錫字受之姓

趙氏世爲冠氏人曾祖諱存金國初官保義校尉祖諱誠明  
昌中歲饑發粟賑貧爲鄉曲所歸考諱林貞祐之亂以鄉豪  
保冠氏有功大名主帥用便宜授縣令階忠顯校尉歿於王  
事事見先塋碑此不具載侯卽忠顯君之次子也趙爲大族  
大安末侯始弱冠卽入粟佐軍補脩武校尉監洺水縣酒罷  
官歸遂爲縣防城提控屬大朝兵勢浸盛避於洺水洺州防  
禦使蘇政召幕下擬充冠氏令耕稼旣廢城邑無所恃乃挈  
縣人壁桃源天平諸山以辛巳春歸大行臺特進公於青崖  
固行臺聞侯之名隸帳下從征上黨以功授冠氏令俄遷元  
帥左都監仍兼前職甲申宋將彭義斌據大名屢以兵來侵  
人心頗搖侯謂業已事行臺公不可以貳兵勢雖不振姑少  
避其鋒以圖後舉耳乃率將佐往依大將李海軍未幾

義斌于真定授右副元帥同知大名府路兵馬都總管事階  
鎮國上將軍乙酉八月復遷冠氏先是故帥李泉爲義斌所  
攻旣降之矣大軍至怒其反復有屠城之議侯救護百至老  
幼數萬竟得全活時泉已在大名不數月又結蘇椿輩納河  
南軍從宜鄭侗主兵柄日以取冠氏爲計侯每戰每勝氣不  
少衰某月侗自將萬人來攻侯率死士乘城力戰三晝夜侗  
度不能下乘大風晦冥而遁己丑五月朝於北庭所上便民  
事皆優詔從之行臺公亦以其論列且當尤加重焉壬辰正  
月黃龍岡失利將佐千餘人被俘侯皆以計活之又明年用  
行臺公薦宣授行軍千戶仍賜金符戊戌南征駐兵蘄黃間  
被病還以庚子夏五月二十有四日春秋五十終於縣治之  
正寢娶杜氏封某郡夫人子男六人長復亨次泰亨賁亨柔

亨萬亨幼未名女二人長嫁東平路鎮撫軍民都彈壓吳荅里甲幼在室侯資重厚造次必以禮事太夫人孝意所嚮必奉之惟恐不及撫存幼孤皆使有所立孤女亦擇時貴嫁之在軍中二十年未嘗妄答一人誅殺不論也人有以急難來歸者力爲調卹之脫之於奴虜活之於屠戮者前後不勝筭他日有負之者亦不以爲意也初縣經喪亂之後荆棘滿野敝衣糲食與士卒同甘苦立城市完保聚合散亡業單貧備禦盜賊勸課耕稼所以安集之者心力俱盡經畫既定上下如一四境之內獨爲樂土賓客至者燕享犒勞肅然如太平官府禮成而退皆相與稱嘆以爲侯之材蓋有大過人者矣大概侯所長者甚多所以自待者殊不薄又其所與游皆天下名士氣節之所感激論議之所薰習鷹揚虎視自當有萬

里之望百未一出竟齋志以歿此有識之士所以深悼而屢嘆也孤子復亨等以某年十二月庚寅朔舉侯之柩葬於保義里之先塋禮也既已事以予嘗得幸于其先人辱以神道碑爲請予往客平陽者六年歲戊戌七月以叔父之命將就養於太原侯留連鄭重數月不能別軍行河平予與之偕分道新鄉置酒行營中夜參半把燭相視不覺流涕之覆面也明日使人留語云欲與吾子別而情所不忍唯有毋相忘而已於是疾馳而去不反顧嗚呼此意其可忘哉乃爲之碑而系之以銘銘曰

趙侯翩翩蚤有稱乘時雲風志騫騰伯府選勞迺進登樹之旂旄冠氏懲大縣萬家旣分崩疲癯之民侯所矜摩拊不給矧暴陵逋亾日來月有增田野載闢歲載登昔無粗麻今纘

繪賓禮師儒講顏曾奕邑子弟前伏膺絃歌洋洋通僻滕東  
州百城文治興繁誰宏之侯所宏仁心爲質莫我能躬不受  
祉豈所應孰爲除之又孰乘我侯種德既有徵趙方亢宗理  
可憑咨爾嗣人其敬承

故帥閻侯墓表

辛丑元日子方客東平載之盛爲具召子及大興張聖子祁  
人宋文卿東光句龍英孺鎮人劉子新大原崔君卿渾源劉  
文季壽春田仲德輩飲於家之養素齋載之先病於酒醫者  
戒勿飲然其所致客皆名士樂籍又京國之舊飲既洽談諠  
間作坐客無不滿引舉白者載之歡甚不自顧藉亦復大醉  
明日疾暴作一仆地遂不起載之資樂易不近貨利與人交  
無大小能得其歡心以故來哭者皆爲之盡哀將葬孤子德

榮請於予曰先人得幸吾子前日之飲亦惟子之故今大故  
矣忍使之隨世磨滅邪子卽爲敘其平生使刻之石載之姓  
閻氏先諱輪後有所避改名珍上世有自太原官於上黨者  
因而家焉考諱謹鄉人以孝直稱娶邢氏生四子載之其弟  
三子也少穎悟知讀書及長仕州縣至公府掾上黨公開  
壁馬武砦遣別將李松守潞州壬午三月東平行臺嚴公偕  
國兵畧地上黨選懦不能軍乘夜潰圍而遁載之醉不及從  
明日父老請載之主州事遂以城降行臺授宣武將軍潞州  
招撫使當是時州人數萬八縣又以千百計非載之知權變  
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尋有譖於行臺者以爲載之多斂  
部民金而私貯之行臺按籍問之其出入皆有朱墨可尋行  
臺直之加懷遠大將軍元帥左監軍兼同知昭義軍節度使

事先太師承制封拜載之用行臺薦授輔國上將軍左副元帥昭義軍節度使佩金虎符且命載之積糧數萬選壯士數千守潞州馬武軍頻出攻北兵大帥懼守者不能堅乃命遷州人真定散處滹水之上恆山公仙旣降復謀南歸乃劫載之送馬武上黨公閉頗知載之參佐諸人又爲之出力乃釋不誅放之河南河南賊載之復歸行臺公留之東平載之雖失侯故將而公以賓從處之凡燕犒賞賜無不豫浮沈酒間者十年卒以樂死時年五十七娶常氏有子二人長卽德榮次義榮女一人嫁爲進士王得臣妻卒後三十日權葬府五里之某原銘曰

不崖岸而孤不邊幅而拘不藪澤而枯不木石而愚身爲鴟夷日與酒俱憤則以舒燥則以濡虛舟悠然聽其所如六合蘧廬八荒庭除蝸左區區化而大庭之居亦何知須臾之非萬期而萬期之不須臾彼有衣而弗婁有車而弗驅溢死中涂他人是娛顧雖不死殆暴齒露骼鬼籍而強行者歟

遺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阜齋校梓

碑銘

濮州刺史畢侯神道碑銘

乙卯秋八月子來自鎮陽東平參佐王君璋以畢侯叔賢之子之子壻來請曰侯之葬久矣墓當有銘以吾子於侯有一日之雅敢以屬筆使不隨世磨滅爲幸也按畢氏本易人其遷永清者不知其幾昭穆矣侯諱某叔賢其字也大父某父某皆以農爲業貞祐之亂侯年甫十一從其親避兵至濟南之章丘粹爲游騎所馳因逃難散走濟南總管成侯江得侯草間愛其風骨不凡子養之時宰相蕭國侯公摯行尙書省事於東平成侯隸焉侯因被蕭公指使少長知讀書且習於

省寺衣冠文物之盛故能自樹立如成人興定戊寅宋軍出  
漣水益都宣撫使田公琢會兵進擊侯從成侯而東以功補  
昭信校尉遙授章正尉田公知侯姓名署軍中都統張林反  
山東土崩宋保寧節度李全入據益都用爲帳前都統換承  
信郎遷統制丁亥國兵圍益都城中食盡保寧計無所出閉  
戶將自經侯排戶直前曰公死城卽破大兵一縱城中無噍  
類矣太師日望公降公降必不死何惜屈一身而不爲數十  
萬生聚之地乎保寧悔悟隨詣軍前太師受其降悉以全境  
付之而不戮一人竟如侯所料者先相崇進以太師命召成  
侯成侯從之而西自是奉公周旋戮力一心不間夙夜公信  
倚之如家人父子它部曲莫能比也凡畧地於澶淵於淮楚  
於徐亳於歸德侯無不在亦皆以功遷先相資剛嚴威望素

重人有往愬者率以不測爲憂侯曲爲營護使得自安至於  
決重刑亦時得與議貰貸未減前後不勝數侯不自言亦無  
能知者妖人李佛子之獄誣誤萬人已會諸鎮兵守之長清  
三日不與食將盡誅之矣侯言之先相愚民自陷於死尙有  
可哀其老幼何罪坐死之命恃公如父母一言之重人獲更  
生之賜何忍坐視而不救乎先相惻然感動爲之別白故誤  
剖決生殺力所不及且以金緡贖之故被僇者不能什三四  
侯與有力焉事先相首尾十五年行臺得承制封拜自行軍  
總領遙授鄒平齊河兩縣令裊翼總領提領本路僧道叅官  
宣武將軍癸巳先相命侯復畢氏之姓時其父及妣王氏亂  
後病歿於章正邑人以侯故收瘞之至是始備展省之禮立  
新塋於魯城之東原追贈如故事庚子嗣相莅事以總府都



提領出爲臨清令丙午復充左總領遷懷遠大將軍遙授濮州刺史求解軍職改營屯都總領以便之甲寅選充本路課稅所長官榦局旣優歷練亦久不事苛細而曹務畢舉時議稱焉是歲十二月之二十七日不幸遇暴疾卒於崇仁坊之私第得年五十有五娶納合氏鎮國上將軍鎮西軍節度使思烈之女封河南縣君子男一人曰守約業進士女二人長嫁府學生張守謙其幼在室孤子守約以今年正月二十一日舉侯之柩附於新塋之次禮也侯性忠厚敬老慈幼出於自然家所有臧獲得於南中之生口者多放之自便一毫無所取與人交有終始終身不言短長皆人所難能然子獨取其有及民之功者爲之銘銘曰

鬱鬱佳城東澗之阿畢氏有子姬姓故家維侯之初童子執

戈童子執戈而大事克荷青社食殫九虎磨牙非排戶直前  
噍類柰何鄭公堂堂高山大河不怒而威有物禁訶侯承事  
之子職有加敏給赴功而秉心柔嘉從容一言陰慘化而陽  
和合散扶傷疲拊瘡摩會是殿屎載笑載歌功歸所天不以  
自夸若夫興哀無知之場援手高懸之羅計長清之所全活  
竝青社爲尤多不龍不蛇而有賢人之嗟積厚而報不豐神  
理爲差汝耶濟耶其未涯耶公侯之世必復其始者尙信然  
耶

宣武將軍孫君墓碑

君諱慶字伯善姓孫氏世爲濟南人曾大父某大父某考榮  
皆隱德不仕君資稟信厚蚤有成人之量鄉父兄以起宗期  
之貞祐之亂先相光祿公壁青崖山君挈家往依焉以對問

當公意得隸帳下公所戰攻降下餘五十城君皆從焉指使  
既久爲所倚信部曲諸人少與爲比大名彭義斌乘濟鄆耕  
稼廢倉無見糧悉眾爭之公審度事勢與之連和義斌拜公  
爲長強之而西公密遣騎卒告難於國兵大帥大帥聞報率  
數千騎來援與義斌遇於贊皇之西山兵刃甫接君獻計於  
公曰援兵既至我當入北軍以張其勢成敗在此舉幾不可  
失也公卽馳赴之將士氣倍皆殊死鬪大名軍遂潰義斌投  
死無所尋卽授首不數日故地盡復公承制封拜乃授君忠  
武校尉濟南府軍資庫使改行尙書省應辦使壬辰遷武畧  
將軍威捷軍都指揮使兼巡捕事公猶以贊皇之功爲未報  
也再加宣武將軍己亥遷本路鎮撫軍民副彈壓兼行東平  
府錄事君莅事嚴明有能吏稱然性剛直與時多忤卒見罷

去今行臺公念君先相舊人不宜久在退閒復都指揮使及  
巡捕事未幾以疾告公又惻然憫之且謂君長子天益嚮學  
知義理氣節不凡命代父仕而君之疾竟不治以某年月日  
春秋五十有七終於私第之正寢娶薛氏封富春縣君後君  
八年卒子男三人天益天瑞天寵女一人嫁金鄉縣丞欒珍  
男孫五人德安翁安壽安世安永安孤子等以某月日舉公  
之柩葬於長清縣黃山之新阡遵治命也癸丑之冬予以行  
臺之召東來天益謂予頗知其先人持府學教授康侯顯之  
誌文見示涕泗再拜以墓碑之銘爲請按康侯所載君所善  
二人其一兗人劉德潤其一潞人閻載之德潤仕行臺詳議  
官二十年家無餘財病且歿泣爲君言遭離喪亂無歸顧之  
望曾大父以來皆在白殯身後獨一老嫗在渠安能辦此吾

死不瞑目矣君慨然曰吾子無慮我當任其事及德潤歿君爲之送終并葬三世一如平生之言此子所親見者載之失侯故將落魄嗜酒身歿之後家貧子幼無以爲葬君感念疇昔營護喪事威儀繁盛祖祭墳壅與時貴無異亦子所親見者維君事長如此與人交又如此又得康侯譔述其不朽也必矣尙何俟於不腆之文因辭不敢當天益三請益堅度不可以終辭乃強爲論次之其銘曰

鷲勇兮翩翩纓纒胡兮事戎旃許公驅馳死生必前魏寇來攻孰擣其堅君於其間知犄角之權材官蹶張發機其先齊五十城之復與有勞焉迄今贊皇之謀弦聲驕然鬱鬱佳城磐石千年誌以康侯之文賁彼下泉顧雖志節之所自致其亦出於有子而可傳

龍山趙氏新塋之碑

歲癸酉冬十月先太師以王爵統諸道兵長驅而南兵及承清都元帥金紫光祿大夫史公首倡大義建開國之功太師承制封拜命公開幕府駐軍高州又明年春正月破北京龍山降今眞定路工匠都總管趙侯振玉在籍中遂隸金紫公幕下侯雅以榦局爲公所知選署龍安府庫使改承安令遷軍中都提控乙酉春公遭變侯及從兄眞定府判官眞玉脫身走滿城眾推金紫公季弟五路萬戶帥本軍其六月復眞定八月命侯招降臨城杏樹等砦遂下邢趙兩州州民之在保聚者不啻數千百家悉復故居幕府啟太師復趙州慶源軍之號以侯爲節度使兼趙州管內觀察使己丑十月改河北西路按察使兼帥府參謀辛卯秋復授慶源丁酉秋幕府

以侯前後功上於朝宣授今職癸卯冬十月侯介於同官李稚川周才卿爲予言吾趙氏世居保塞以仕遷大梁五代末有諱匡穎者官至靜江軍節度使兼桂州管内觀察使弟匡衡及八世孫襄疊仕於宋皆至通顯金朝兵破大梁吾宗例爲兵所驅盡室北行至龍山遂占籍焉雖譜牒散亾而其見於祖塋石誌者蓋如此振王之曾大父伸隱田間致貲鉅萬娶王氏生大父憲資侷儻好施予人多以急難歸之娶馬氏生子八人吾父琳其第四子也幼出大家頗以裘馬自憙爲人知義理排難釋紛有豪俠之風由大父而上皆葬鄉里振王之考妣兵亂中權厝縣西佛寺北避兵還而寺屋被焚遂失藁殯所在振王去鄉餘二十年歸顧之理旣絕感愴霜露殞身無及向辱我公誤知承乏大郡安習旣久眷焉有桐鄉

之戀乃用故事卜於平棘縣西北鄉蘇邨里之南原爲顯考衣冠之藏日者室人冀氏物故因從耐焉雖遠祖自保塞遷大梁旣無歲月可攷自大梁遷龍山則僅能志之今南原卜宅亦吾趙宗之大舉不勒之金石以昭示永久後世其謂我何誠得吾子辱以文賜之爲幸多矣敢再拜以請自予北渡河時過慶源聞廟學之盛它州郡莫與爲比嘗往觀焉堂廡齊除像儀禮器遭離喪亂初若未嘗毀而又加飾焉問之諸生蓋一本於侯之經度出貲於家雇庸於民躬自督視寒暑不少懈數年而後乃克有成固以爲賢於時之人遠矣范蕭兩鍊師及參佐諸人亦皆稱侯滿城之舉竭事君之節奮復讎之義獎厲士卒輯穆同異裨益之力爲多初莅慶源戶不能百爲之披荆棘拾瓦礫招散亾立廬舍勸課耕稼流通貿

易西山羣盜時出剽畧侯浚入搜討州境晏然及入爲參佐  
豪猾無所顧忌有白晝殺人於市者侯受命再至郡民鼓舞  
迎勞歌謠載路下車未幾卽按殺人者之罪赦怨家婦手刃  
以報之闔郡稱快故言治郡之效者率以侯爲稱首予竊嘆  
焉嗚呼兵禍慘矣自五季以來明德雅望之後重侯纍府之  
族糜滅所存曾不能十之一然且狼狽於道路汨沒於 隸  
寒飢不能自存者不可勝數也趙氏固名族然先之以靖康  
之兵繼之以貞祐之亂將絕而復續稍微而更熾昔功羣從  
布列伯府以報施言之非先世有以開之耶趙侯幼仕州縣  
乘時奮起遂有良民吏之目雖其材幹足以自致推究源委  
益知世德之自矣夫忠以事上敬以莅官孝以顯親揚名義  
以慎終追遠是可書也乃爲書之且告之曰降福非難所以

致之者爲難致福非難所以養之者爲尤難予聞人多矣長  
劔拄頤大冠如箕以揖讓人主之前可謂極矣其變也至一  
簪不得著身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名園甲第布滿州郡可謂  
盛矣其衰也子孫或不得聚廬而託處是天道特未定也夫  
端正者必以正其末善始者必以令其終古有之父作室厥  
子乃弗肩搆蓋有任其責者矣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亦必有  
任其責者矣夫江之發源也微至於放而與洞庭彭蠡同波  
沛而與北溟南海同味特大川三百小川三千有以廣之耳  
侯年運而往矣更事旣多植節亦固誠能廣興學之志充治  
郡之善進進而不已新新而不旣他日豕置萬家室祭三世  
當有鴻儒碩士如燕公昌黎公者演招魂之辭而紀麗牲之  
碑至於不腆之文所以記新塋者乃其濫觴耳趙侯其勉諸

冠氏趙侯先塋碑

冠氏帥趙侯錄其世次見屬日貞祐之季中原受兵先人忠顯君起田間有功於鄉里鄉里推爲邑丞大中解公以便宜行諸道升黜縣長佐謂先人統率有方莫有犯之者言之招撫使宗室惟宏乃自丞遷而令大名所統三州十一縣義軍吾兄顯署軍中都提控弟顯軍民都彈壓仍佩銀符天錫亦以恩例補官於是吾趙宗固以雄視於齊魏之間矣及六龍南駕豪傑並起大名東平皆爲大有力者所割據先人介於疆敵之間率創罷之民而爲城守計百誘而不變百戰而不沮人事旣窮與城俱陷概之當世孰與倫比天錫旣隸今行臺特進公出入行陣頗著微效及再受父任而縣民人力又慙於往時軋於他盜困於凶荒弱而振離而合立官府於攘

敵之際闢田疇於榛莽之域重爲公所錄假之旌節歲丁亥五月乃用故事上於臺承制之命榮及祖禰梁君用之記贈官之事已備之矣惟是數世之殯昭穆具舉松楸百年而有旌紀寂寥之嘆天錫無所似肖蒙賴先世以武弁起身大懼前人之隱德無所發見將遂湮滅宜有文辭以昭示來裔敢再拜以請按趙氏世爲縣人宋靖康初侯之曾大父諱存從高宗南渡以騎射得召見數年後北歸換保義校尉鄉人至今以保義名其居大父諱誠明昌中歲饑民無所於羅能出其家所有以活旁近忠顯君諱林喜賓客好施予負欠之家有貧不能償者率折券以貸之喪亂之後富商往往被掠乞匄道路無歸顧之望君悉資遣之風義所激州里稱嘆故有令丞之舉嗚呼兵興三十年河朔之禍慘矣盛業大德名卿

鉅公之後遭罹元元遂絕其世者多矣僅得存者亦顛沛之不暇也趙侯居則食萬家之邑出則爲千夫之長年未五十孫息滿前羣從自生齒而上餘七十輩侯之姊氏乘時奮興所握萬夫如臂之使指錦衣繡帽角逐於草昧之日東西數千里識與不識皆以女王目之蓋先之以靖康後之以貞祐再涉大變嚮絕而復續稍微而更熾不曰先世之所開則無以攷天人之際矣故予樂爲之書雖然此予聞而知之者然也侯之太夫人董資善良夙尙內典忠顯君之時中饋之位乃爲上僭者所奪於夫人也搗斥如媵侍陵轍如囚虜井曰之事率躬親之如是積三十年夫人推之以夙業堅之以苦行怡然委順惡言未嘗出諸口晝哭之後僭奪者故在反以其老寡而憐之時往慰藉且敕諸子事之惟謹既沒之後葬

祭過禮無降殺之貶夫妒爲婦之常而怨亦人之所必報不妒不報直千萬人而一耳況乎其奪也不以怨而以恩其報也不以直而以德不出於強勉不由於沽激傳記所載如是者幾人女有健婦之稱男有時豪之選期頤甫及福祿方來乃今野服蕭然脫屣世事躬不受祉其安歸乎予見而知之趙宗之所積在此母矣因述侯之世并以夫人之事附之侯字受之今爲東平左副元帥兼分治大名府路同知兵馬都總管事宣授行軍千戶官鎮國云戊戌歲七月初吉記

西寧州同知張公之碑

公諱榮祖字孝先姓張氏世爲獲鹿人曾王父明王父顯父丙三世在野叔父帥府監軍昇少日以良家子充南征軍士貞祐改元之明年六飛南狩真定幕府得用便宜拜官取鄉

曲之譽辟監軍爲本縣尉及縣改西寧州遷縣令未幾改代爲今經畧使史侯所倚信案功至監軍兼行西寧州事被檄招集未附爲叛者所脅偃蹇不屈竟及於難幕府存念勞舊以軍屬公兼領縣務時年甫二十卓然有成人之量爲人有志膽善騎射時輩少有及者庚寅冬河平失利陷堅陣中率死士五十餘人突圍而出所向披靡莫有當其鋒者流矢中面而鏃不得出醫者破骨取之神色不少變經畧公壯其勇以爲不減古人具以名聞遷總統巡山軍民千戶恆山公仙壁雙門遣別將屯抱犢山宣權萬戶親以軍守之隘狹可上者十有八所而山上皆有備禦不便仰攻公期以三日破之乃潛軍由烏道攀援而上出其不意山軍震蕩謂從天而下投死無所問知公名皆束手自歸黨與未盡者依太行爲巢

穴在所有之根結盤互時出剽掠旁近之民陰爲齎助以紆焚劫之禍嘗乘隙入吾境公測其來設伏擊之軍卒踊躍而戰戮首領一人而擒其副餘眾悉降郡邑倚公爲重亦得少安甲午歲大旱百姓飢窘軍賦減於平時而終亦不辦公出粟代輸之縣當關輔汾晉驛傳之衝供億倍於他邑公時以財給之斂於民者什纔二二而已不幸遘疾以庚戌夏五月日春秋四十有七終於私第之正寢先期自刻云吾明日日中逝矣已而果然其明了如此夫人同邑戎氏子男二人長曰伋次曰某孤子伋等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葬於某鄉某原禮也公幼出大家以施子爲常事故其周急繼困不計有無賓客過門供給承事一出誠款椎牛醢酒與相娛樂下迨廝養亦獲饜飫生平結交如某人某人契分款密終始如一



赴人之急如恐不及故得其報力爲多太原大帥郝侯氣岸高亢少所降屈一見公結爲昆弟不敢以爵齒自居公起身戎行不嫻文墨裁決訴訟以情爲斷不三數語而是非曲直立判未嘗有留滯者凡所區處吏民奔走從事無敢墮窳言政者不敢以武人概之初監軍沒其子繼祖纔十歲公襲其任三十年於今伋輩旣冠婚矣公念爲叔父所保養生死報之屢以縣章讓繼祖至於再三辭旨懇切人爲感動經畧公不之許慰遣之曰轉輸期會急於星火應卒之材爲難況乎縣治繁劇須習慣然後可君雖不忘叔父之惠如公家何及病且革復申前請幕府不得已許之竊嘗謂風俗之壞久失同父之人往往自爲讎敵血戰於錐刀之下顧何以大縣萬家推之羣從之間乎惟公不出於生長見聞之素而不階於

教育講習之益爲能自拔於流俗如此雖曰未學君子謂之學矣是可書乃爲之銘云

重甲兩韃馳突翩翩唯勅敵是求而與相周旋蛇矛之所盪決莫當其前破骨出鏃不廢笑言一死鴻毛效之所天劍服短後殆先趙之所然業業西山逋逃之淵刀斗嚴更通曙不眠我軍之所撫臨人爲息肩大縣萬家意氣盛年敝屣千金食客四筵弟昆之交金石其堅急難而赴之白刃空卷自世道下衰人理絕焉同父子參商且百且千孰於禮服之羣從釋銅墨而自捐戎行區區乃有士夫之賢惟不學而至於學知氣質之渾全鬱鬱佳城海山之原我銘表之尙以信無窮之傳

竟州同知五翼總領王公墓銘

東平康公彈壓段遷狀其友公生平屬予爲墓銘曰始遷與王同行伍年相若志相得故嘗約爲兄弟王之歿今年遺女孤弱藁殯不克舉遷將以今年三月十六日遷其柩於憲王陵之東幸吾子爲誌之予謂朋友之廢久矣自退之時大夫士以古人自期者不爲不多士之相與者宜若無愧然子厚請以柳易播事未嘗行退之極口稱道若將曠世而不復見當時且然尙何望於今之世耶古有之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又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段武人也而能學者所難能之事銘其可辭哉按總領諱德祿北京興中府人世爲農家貞祐癸酉以騎兵從錦州將王守玉屯東平辛巳夏東平不守歸今行臺嚴公隸五翼軍以功轉總領凡行臺畧地所在必以之從積六七年遷同知兗州軍

州事爲人資善柔而戰陣勇捷人少有可敵者甲申五月十五日與宋將彭義斌軍戰被創年三十二以歿一女許嫁日照張左相之孫濱壽其葬也公感念平昔贈以信武將軍云銘曰

突如其馳蕩如其麾馬革自隨非壯夫之悲魂兮來歸汝友是依

五翼都總領豪士信公之碑

并引

大行臺特進公當湖南分裂之際合散亾一同異集全魏齊魯歸命有司乃得承制封拜麾下諸將剖符錫壤懷黃佩紫者不可悉數今四十年矣凡公與之共功名者往往取奇寵福艾之士然乘時崛起徼待萬一舍短取長爲公所錄用翁忽變化由鼠而虎者抑多矣公亾恙時拊罷瘵之民恒若不

及繭絲所入務以給公上周困亟業單貧奉賓客而已身服補紉之衣家無肉食之奉故一時化之上而偏裨參佐下而閭巷細民莫不畏公之威而效公之儉弓刀舊習爲之一新蓋德風之所偃有不得不然者若夫覆轍知戒迷途隨復嫉貪冒而廉介斂雄夸而信厚救餓推食臨浚援手心之所安非出於矯揉者猶以光祖爲稱首云光祖諱亨祚姓信氏光祖其字也魏公子無忌號信陵君子孫因以爲氏北史信氏有名都芳字玉琳者以藝術著稱後遂無顯人光祖家上谷葬縣之榆河者不知其幾昭穆矣大父懷陽父慶壽以貲雄鄉里有萬千之目好交結樂施予知名燕雲間光祖幼有志膽不甘落人後貞祐兵興以良家子繫軍籍從平章政事蕭國侯公鎮天平蕭公還朝不一二年國世淪敗亡帥不能軍

軍遂亂軍中有欲圖光祖者光祖偕鄉曲千餘人壁梁山提控鄭偁來攻前後三數月出入百戰未嘗挫衄聞光祖姓名者皆恐怖毛豎偁敗走自是歸光祖者益眾矣宋將彭義斌據大名聲勢甚張頻以官賞誘降光祖策其坐談終無所成不從以辛巳春歸特進公於青崖公知其可用署五翼都總領佩金符奉檄招降石城爲屯田經久之計濟南軍來襲一戰敗之殺獲甚眾壬午守曹州不解甲踰三年事定還帳下公破黃山取恩州先登陷陳光祖之功爲多東平食盡公與義斌連和光祖知事勢所在提孤軍涉太行及太師於火炎義斌誅死光祖復從公東還時劉慶福者猶爲義斌城守太師進軍慶福敗第功遷同知曹州軍州事官宣武將軍畫疆既定官府粗立且無戰攻之事光祖給使左右特見保任公

以兒子畜之公治軍嚴動以軍法從事光祖從容救止多所全活徂徠山司仙統戶萬餘因光祖自歸光祖受之秋毫無所犯五翼號爲難馭光祖統之久能得其歡心少有被笞罰者軍之族屬萬家散處梁山徂徠之間光祖未嘗輒至所部使有供張之勞生平不治生產至婢無完裙人有以急難告者百方賙卹不計有無生口北渡道殣相望作糜粥以救餓者思欲徧及之其仁心爲質多此類也幕府暇日日與文士歌酒相燕樂談笑謔浪不爲小廉曲謹人亦以此多之河南戚家所購法書名畫無慮數十百種客至時出展玩欣然忘倦如畜未名之寶聞人談閑閑趙公書法愛而學之落筆卽有可觀兒子入小學迤漸買書經史完備雖儒素家少有及者時譽旣盛今相君方議擢用不幸遭疾以庚子夏六月二

十有三日春秋四十九終於私第之正寢以其年九月十有四日舉公之柩葬於須城縣盧泉鄉金谷山東原之新阡禮也夫人竇氏眞定甲族婦道母儀中表以爲法子男一人世昌須城令女二人長適某氏次適某氏男孫三人曰同寅曰協恭曰和衷皆學舉業女孫一人幼在室世昌受學於子以墓碑爲請予謂光祖能教其子學而世昌果以諸生釐戎務今十年大縣萬家調度百出他人筋疲力涸有不能辦者世昌常有餘暇吏曹求代者而不可得生子如此光祖爲不亾矣黃金滿籩何足道哉銘曰  
排難解紛朱家俠聞百戰毋勳卿子冠軍收之桑榆遂有濁涇清渭之分燕趙固多奇士尙有攷於斯文

安肅郝氏先塋碑

從金石例補

宣差五路萬戶郝侯和尚貞祐<sub>下</sub>今年夏五月侯朝行闕對  
於幄殿者餘七十日且以上廢馬二西域馬三彤弓四鎧冑  
三金錦三并金虎符錫之夫人劉氏亦拜雙錦之賜<sub>下</sub>案郝  
氏安肅人葬於縣之玄兔鄉千秋里者不知幾昭穆矣曾大  
父諱廣資善良有陰德聞里中年八十三遇異人教之良禁  
齒髮更生又十年乃終妣曰劉氏大父諱全任俠尚氣勇於  
赴難有朱家郭解之器妣曰田氏生二子侯之父諱增氣節  
豪宕人多歸之不幸蚤世妣曰孫氏從上三世皆潛德不耀  
獨叔父彥自承平時以貲爲恩州酒務使次令安肅迄今康  
寧壽考坐饗榮養歲時問安孫息滿前郝宗陽報之慶斯濫  
觴也雖侯襲已積之善擁方來之福而生子如此祖考可以  
無恨矣

遺山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一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頤洲校梓

墓銘碑表

清涼相禪師墓銘

清涼唐廢寺大定中第一代琇公開荆棘立之在兩山間初  
無所知名琇歿後遂虛席久之西巖德來居德輩流中號爲  
楚楚者又屏山李公爲之護持苟可以用力則無不至而亦  
竟無所成蓋又一再傳而得吾西溪師西溪道行清實臨濟  
一枝以北向上諸人至推其餘以接物則又以爲大夫士之  
賢而文者也山中人舊熟師名及受請無賢不肖皆喜曰相  
禪師來清涼不寂寞矣當是時諸禪方以貲雄相夸齋鼓粥  
魚之聲殷然山谷間清涼儉狹僻左僅庇風雨石田不能百

陽泉山莊

畝師一顧盼而雲山爲之改色向之相夸者皆自是缺然矣師諱弘相出於沂水王氏幼卽棄其家爲佛子事沂州普照僧祖照年十九以誦經通得僧服乃恣讀內外書凡十年多所究觀聞虛明亨和尙住普照道價重一時乃盡棄所學而學焉虛明知其不凡欣然納之又十年乃佩其印出世住鄭州之大覺嵩山之小林沂州之普照取後住清涼師勤於接納有諮決之者爲之徵詰開示傾困倒廩無復餘地故雖退居謝事而學者益親之以某年月日示疾終於寢室閱世六十有四夏坐四十有六所度十人曰義曰喆而爲上首所證三人曰顯今嗣師席曰靜曰雋所著文集三曰歸樂曰退休曰清涼并錄一卷傳諸方顯等以某年月日奉師遺骨塋於西溪之上以狀來乞銘凡此皆狀所言也初予未識師有傳

其詩與文來者予愛其文頗能道所欲言詩則清而圓有晚唐以來風調其淡入理窟七縱八橫則又於近世詩僧不多見也及登其堂香火間有程沂州戩名幡問之侍者云師與程遊甚款歿後歲時祀之子用是與之交嘗同遊蘭若峯道中談避寇時事師以爲凡出身以對世者能外生死然後能有所立生死雖大事視之要如翻覆手然則坎止流行無不可者此須從靜功中來念念不置境當自熟耳時小雪後路峻而石滑師已老力不能自持足一跌翻折而墜同行者失聲而莫能救直下數十尺僅礙大樹而止予驚問寧有所損否師神色自若徐云學禪四十年脚跟乃爲石頭所勘聞者皆大笑然亦歎境熟之言果其日用事而不妄也予嘗論師之爲人款曲周密而疾惡太甚人有不合理者必大數之佛

然之氣不能自掩平居教學者禪道微矣非專一而靜則澁不可入世間學謾廢日力耳及自爲詩則言語動作一切以寓之至食息頃不能忘此爲不可曉者今年西堂成約子來習靜度此夏比京師歸而師歿矣惜子欲叩其所知而不及也乃爲之銘曰

理性與融物迹與通不雷不霆有聲隆隆宴坐中林薇藿不充朝詩有瓢暮詩有筒澹其無心愈出愈工處順而老安常而終覺海虛舟莫知所窮嘗試臨西溪揖層峯萬景前陳而白埵屹乎其中悠然而雲泠然而風頽然而石鬱然而松彼上人者且未泯其音容孰亾孰存孰異孰同招歸來而不可待耿月出兮山空

華嚴寂大士墓銘

師諱惠寂姓王氏西河陽城里人爲童子時白其父求出家父定以一子故難之及長於佛書無不讀授華嚴法界觀於汾州天寧寶和尚父歿乃祝髮居孝義之壽聖時年已五十有一矣崇慶初以恩例得僧服俄賜紫遂主信公講席學者日盈其門避兵南來居汝州之普照又遷南陽之鄂城師以華嚴爲業手鈔全經日誦四帙爲課既客居徒眾解散獨處土室中而不廢講說人有問之者云吾爲龍天說耳龕前叢竹旣枯而華隨采隨生人以爲道念堅固之感正大丙戌九月五日夜說世界成就品明日以偈示眾告以寂滅之意且曰何從而來何從而去於是右脇而化壽七十有九會葬萬人所得舍利及它靈異甚多此不具錄起塏於普照華嚴廣陽之大聖舞陽之弘教傳法界觀四人祖登法昌福柔尼了

遇落髮三人辛卯夏四月昌等因比正尼淨蓮求子銘其墓蓮卽道學郝葉縣之甥父尉南陽秩滿棄官翁媪及諸弟如漢上龐禪家說師平生於禪那有所得故不與他義學僧同其言不妄也乃爲之銘銘曰

大方無隅涉迹則偏攝一切法歸頓漸圓究竟云何且實且權彼上人者言外之傳於華嚴海爲大法船一龕宴居幽祇滿前曾是枯株秀穎鬱然靈塋相望有光燭天鈴音演法普爲大千

墳雲墓銘

南陽靈山僧法雲往在鄉里時已棄家爲佛子遭歲饑乃能爲父母輓車就食千里母以廬墓旁三年號哭無時父歿亦然山之人謂之墳雲旌其孝也元光二年冬十二月夜中僧

給詣師求講法界觀明旦出門見庵旁近雨雪皆成花大如杯盃狀居民聞之老幼畢集其在塼瓦上者皆持去文士爲賦詩道其事又山之東水泉不給用講學者患之一日寺西巖石間出一泉衆謂純孝之報也世之桑門以割愛爲本至視其骨肉如路人今師孝其親者乃如此然則學佛者亦何必皆棄父而逃之然後爲出家耶師臨汾人姓劉氏七歲不茹葷十一出家於洪洞之圓明師僧智真二十五旦戒受義學於廣化僧慧學禪於韶山義公來南陽主崇勝之觀音院住靈山爲之起報恩寺以正大三年冬十二月十五日壽六十四示疾而化弟子四人覺懿行思行了爲上首明年起塋於山前劉鄧州光父師鄉曲也知師爲詳託予銘其墓予以劉爲不妄許可者乃爲之銘銘曰



遺山先生集卷三十一  
僧雲之來晉臨汾六年居廬哭親墳地泉感沸天花紛孝聲  
香如世普薰何以表之今有文

張伯英墓銘

伯英在太學時所與遊皆一時名士故相程公日新判河南  
伯英居門下甚愛重之貞祐初中原受兵朝廷隔絕府治中  
高庭玉獻臣接納奇士號爲衣冠龍門大尹復興甚之會有  
爲蜚語者云治中結客將據河以反遂爲尹所構凡所與往  
來者如雷淵希顏王之奇士衡辛愿敬之俱陷大獄危有一  
網之禍伯英出入府寺人爲出死力者多故得先事遁去依  
殷輔之商州變姓名從外家稱道人王守素會赦乃歸貞祐  
丙子子自太原南渡故人劉昂霄景立愛伯英介予與之交  
因得過其家登壽樂堂飲酒賦詩尊俎間談笑有味使人久

而不厭伯英時年四十許困名場已久重爲世故之所摧折  
稍取莊周列禦寇之書讀之視世味蓋漠然矣予意其本出  
將家氣甚高已折節爲書生束以詩禮優柔屢飫偶以蘊藉  
見名其鬱鬱不能平者時一發見如縛虎之急一怒故在世  
已亂天下事無可爲思得毀裂冠冕投竄山海以高蹇自便  
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古人或爲抱關或仕執翽或妄從  
博徒賣漿者游其畫皆出於無聊賴之至耳非本志也又明  
年客有來崧山者云伯英其爲黃冠師矣正大庚寅十月十  
九日歿於亭之太清宮春秋五十有一因卽其地葬之始祖  
堅國初以軍功贈龍虎衛上將軍隴州刺史祖汝楫武畧將  
軍魯山令父鈞武義將軍昌州鹽使司判官室劉氏前歿子  
璋婿同郡王好禮伯英初名邦傑後改天和孫氏雄州容城

人居維陽四世矣銘曰

馬逸馮駕犢健破車霸畧所貪世議之拘我足天衢彼責守  
閭我材明堂彼求侏儒蚩蚩之與曹而昧昧之與居俱腐草  
木孰別以區千百載而下或有撻蓬而問者又焉知其輕世  
肆志自放於方之外以耗壯心而老歲月歟

紫虛大師于公墓碑

有爲全真之言者衛致夷狀其師离峯子之行請予爲墓道  
碑曰始吾离峯子事長生劉君年未二十便能以苦行自立  
勺食齊魯間雖腐敗委棄蠅蚋之餘食之不少厭不置廬舍  
爲定居計城市道途遇昏莫卽止風雨寒暑不卹也吾全真  
家禁睡眠謂之煉陰魔向上諸人有脇不沾席數十年者吾  
离峯子行勺至許昌寄止岳祠通夕疾走環城數周日以爲

常其堅忍類如此嘗立城門之側有大車載橐栝而過者橐  
觸其鼻忽若有所省懼喜踴躍不能自禁爲一老師鎖閉空  
室中三日乃止初不知書自是日誦數百言示之老莊隨讀  
隨講如迎刃而解不數年徧通內外學作爲歌詩伸紙引筆  
初若不經意皆切於事而合於理學者至今傳之爲人偉儀  
觀器量寬博世俗毀譽不以關諸心獨於周急繼困解衣輟  
食恒若不及也南渡後道價重一時京師貴游聞師名奔走  
承事請爲門弟子者不勝紀正大中被旨提點亳州太清宮  
賜紫虛大師离峯子之平生大畧如此致夷將以某年月日  
葬師於洛陽長生觀吾子嘗許以銘幸卒成之子在三鄉時  
蓋嘗望見离峯子於眾人之中及官東南离峯子亦嘗寓書  
求予爲錄章封事予雅知若人樂與吾屬游思欲叩其所知

而未果也且致夷求予文有年矣今年復自聊城走數百里及予於濟上待之者又累月予病懶於筆墨若謂有疑於其師者然予於离峯子何疑哉予聞之今之人全真道有取於佛老之間故其憔悴寒餓痛自黥劓若枯寂頭陀然及其有得也樹林水鳥竹木瓦石之所感觸則能事穎脫戒律自解心光燁然普照六合亦與頭陀得道者無異故嘗論之夫事與理偕有是理則有是事三尺童子以爲然然而無是理而有是事載於書接見於耳目往往有之是三尺童子不以爲然而老師宿學有不敢不以爲然者予譏夷堅志有平居未嘗知點畫一旦作偈頌肆口成文淡入理窟者三數人黥卒販夫且然況念念在道者乎張內翰敏之离峯子舊也敘其歌詩曰師自以其言爲道之棄物今所以傳者欲知此老林

下百胝塵中幾蛻耳又曰悠然而風鳴汎然而谷應彼區區者或以律度求我是按天籟以宮商而責混沌之渺丹青也吾友孫伯英河洛名士在太學日出高河南獻臣之門若雷希顏淵辛敬之愿劉景玄昂霄其人皆天下選伯英與之游頭角嶄然不甘落其後一見師卽北面事之竟爲黃冠以歿張子所敬而孫子所愛也二君子且然予於离峯子何疑哉乃爲之銘离峯子諱道顯出於文登于氏初隱觀津女几之桃花平過洛陽得劉君舊廬葺居之是爲長生觀住太清宮三年避壬辰之兵於盧氏漆水公迎致鄧下俄以疾終春秋六十有五离峯其自號云

分食雞豚託處鼯蛇視身寇讎自干置羅樂有加耶年可遐耶所持者狹而所獲奢耶豈無考槃在澗之阿木茹草衣召

來天和急而張之弦絕柰何學道之難成使人咨嗟曰婦姑勃溪交喪則多千日之功或棄於毫末之差彼避險而就夷背實而趨華拱璧以先駟馬不免於道夸若人者不潰於流不隣於磨始於同氣關弓終以大方爲家顧雖有墓於此安知其不冠青雲而佩飛霞也耶

天慶王尊師墓表

尊師諱志常姓王氏恒心道人其自號也世爲秀容西山水馬里人年十六七許時牧牛羊田間一道人日來相就旣與之熟問汝肯隨我往天壇否天壇神仙洞府勝似此間師雖幼聞之頗亦愛樂道人者卽挈之而西是日薄暮至一城忽失道人所在問其地乃濟源也又問去天壇遠近人云百餘里耳師自度無所歸明日徑往入陽臺宮道眾問所以來師

具言道眾駭其爲異人挈之能一日千里是夙有仙分留爲香火童子八年乃歸父母謂其死已久悲喜交集因送之天慶觀事王大用佐材尊師資稟重厚不妄言笑冠服朴素若不以世累爲懷而內敏殊甚間讀史傳畧知古今成敗留意醫藥必以先所驗者告之天慶唐以來福地廢於貞祐之兵及官府立尊師率其屬力爲崇建規制峻整遂爲一州之冠兵間暴骨狼籍無復收瘞宣撫使劉公易假師緣契爲哀工而祭之州里尤歸重焉尊師生大定壬午又再閱二十九年顏渥丹鬚眉皓白飲食如少壯人客至與談承平故事歷歷可聽識者謂異人得師童卯中必謂他日爲受道之器故置之仙聖所廬敦龐耆艾今旣效矣以庚戌冬十一月十有八日沐浴易衣召弟子告以後事留頌而逝某日寧神於州西

陽泉山莊

北原守冲等爲植牌子用所知者爲之銘銘曰  
至人翩翩坐凌八遐惟其識初平於芻牧故不以長房縮地  
而爲夸道之所存不於泰奢必有敦龐者艾之士乃克負荷  
彼浮僞而淫采我悃幅而無華道如自擇當孰舍耶使大方  
之家而無若人亦奚貴於大方之家

冲虛大師李君墓銘

其畀也全其守也專以人合天以極乎自然若人者吾不知  
其寂滅爲樂如佛子之順世緣耶抑將乘泠泠之風化栩栩  
之蝶與至人而仙也

通眞子墓賜銘

通眞子諱志安字彥容出於陵川秦氏大父諱事軻通今博  
古工作大字爲州里所推重父諱畧字簡夫中歲困於名場

卽以詩爲專門之學自號西溪道人詩殊有古意苦於瑣斷  
而無迹可尋當代文士極稱道之生二子通眞其長也自蚤  
歲趣尙高雅三舉進士而於得喪澹如也避亂南渡西溪年  
在喜懼親舊以祿養爲言不獲已復一試有司至御簾罷歸  
正大中西溪下世通眞子已四十遂致家事不問放浪嵩少  
間取方外書讀之以求治心養性之實於一家之學有所疑  
質諸禪子久之厭其推墮混漾中而無可徵詰也去從道士  
游河南腋北歸遇披雲老師宋公於上黨畧數語卽有契嘆  
曰吾得歸宿之所矣因執弟子禮事之受上清大洞紫虛等  
籙且求道藏書縱觀之披雲爲言喪亂之後圖籍散落無幾  
獨管州者僅存吾欲力紹絕業鉅木宣布有可成之資第未  
有任其責者耳獨善一身曷若與天下共之通眞子再拜曰

受教乃立局二十有七役工五百有奇通真子校書平陽玄都  
都以總之其於三洞四輔萬八千餘篇補完訂正出於其手  
者爲多仍增入金蓮正宗記煙霞錄繹僊婺僊等傳附焉起  
丁酉盡甲辰中間奉被朝旨借力貴近牽合補綴百萬並進  
卒至於能事穎脫真風遐布而通真子之道價益重於一時  
矣通真子記誦該洽篇什敏捷樂於提誨不立崖岸居玄都  
壘十稔雖日課校讎其參立學受章句自遠方至者源源不  
絕他主師席者皆竊有望洋之嘆寶藏旣成之五月爲徒眾  
言寶藏成壞事關幽顯冥冥之間當有陰相者今大緣已竟  
吾其行乎越二十有五日夜參半天無陰翳忽震電風烈大  
木隨拔遽沐浴易衣蛻形於所居之樗櫟堂得年五十有七  
高弟李志實等以某月日奉其衣冠寧神於天壇之麓披雲

之命也所著林泉集二十卷行於代往子先君子令陵川子  
始成童及識通真子之大父閑居崧山與西溪翁爲詩酒之  
友者十五年通真子以世契之故與予道相合而意相得也  
故志實輩百拜求爲其師作銘今年春二月劉志玄者復自  
濟上訪予新興冰雪沍寒跋涉千里其勤有足哀者乃爲作  
銘使刻之松臺其銘曰

昔在窮桑發真源鑿民耳目神始全遭罹元元坤軸旋壞劫  
欲墮未開前道山絕業當時傳百於苾蕝了大緣若有人兮  
靜以專嚮也易老固初筵玄綱力挽孰我先苦節終志孰我  
堅網羅落簡手自編寒暑不廢朱黃研琅函瓊笈閉九原壘  
芒八角星日懸司功會計蓋上遷乃今出銜鳥飛翮安常處  
順古所賢死而不亾豈其然華陽九障名一焉豈不委形殆

賓天爲復延康轉靈篇爲復蕊珠參七言爲復虎書校三元  
爲復逸度論九立寧當七祖歸枯禪松臺有名鶴千年我相  
夫子非頑仙

圓明李先生墓表

先生諱志源姓李氏邠之二水人幼有至性宗黨以孝稱年  
未三十考妣俱喪因棄家入道師事玉峯周君君伐薪供水執  
役不少倦積三數年周君憫其勞使之游歷諸方至醴泉與  
同業者結茅以居全真家樂與過客餌道院所往至者如歸  
嘗歲饑資用乏絕先生辟穀數旬以供給來者其先人後已  
類此又十有八年乃築園堵於三水李氏家三年人莫見其  
面周君知其有所得也召之還幽送主玉峯觀并以法席付  
之號曰圓明子先生資稟醇正寡於言論行已接物始終如

一時人以其仁卹周至故有慈孝之目周君亦以爲無愧其  
名也正大末關中受兵先生避地雒陽及河南破僑寓東阿  
者數年初周君以重陽煉化之地號活死人墓者蕪歿已久  
每欲葺居之歲甲午關輔畧定先生乃緣其師雅意率法兄  
弟諸人分遣徒眾力爲經度之是爲重陽成道觀營建未幾  
卽命駕西還先生旣老道價益重學者嚮慕過於玉峯時以  
丙午秋八月之五日春秋七十有一反真於成道之中堂以  
故卽其地葬之明年夏四月先生之同業潘志元周志靜門  
弟子陳志清來新興踵門致謁以先生墓表爲請曰吾圓明  
老師營成道訖功將就太原謁文吾子期以秋七月卽途而  
以事不果行遺命吾屬使必成夙志其眷眷於吾子者如是  
聞吾子亦以普照范君幕府正之王君之故知其名能不以

文字使少見於後乎予因問三子者圓明既以名取我以文託我意其臭味必有相同者其言句可得聞乎三子者曰圓明臨終沐浴易衣會法屬與之訣有求遺教者第告之以清淨無爲不染不著而已已而復求詩頌圓明麾之曰吾平生未嘗弄筆墨設強作一語非留病人間乎且近世諸師文編達者猶將以爲筌蹄況萬萬不相侔者乎言終怡然而逝圓明平實如此何言句之有哉予止之曰子休矣圓明所得吾得之矣乃爲之銘其銘曰

舌吐而吞駟馬追奔孰愈於目擊而道存夫惟不關鍵而閉是謂立立之門終南之原若人復其元始於補劇息黥乃今拔本而塞源蓋予許之以忘言之契故以其不言者而爲知言

通立大師李君墓碑

明昌承安間文治已極天子思所以敦本抑末厚天下之俗旣以經明行修舉王矧逸賓張建吉甫文商伯起輩三數公官使之矣至於道家者流潔已求志有可以贊清淨之化者亦特徵焉取後得通立李君天下翕然以得人歸之蓋君天質沖遠蟬蛻俗外出入世典而無專門獨擅之蔽從容雅道而無山林高蹇之陋一時名士如竹谿党公世傑黃山趙公文孺黃華王公子端皆以道義締交於君大丞相莘國胥公於人物慎許可及爲君作贊至有百世清規之語則君之流品爲可見矣君諱大方字廣遠世爲汾西人父以醫爲業母管氏姪十二月夢神人捧日照其室已而君生弱不好弄言語動作率非嬰兒所當有者家人異焉七歲入道師沖佑觀

陽泉山莊



道士郭師禮學有夙昔能日記千言年十二以誦經通得度  
卽辭師往趙城讀書天寧道院積力既久遂窮藏史之祕至  
於六經百氏之學亦稱淹通大定初遊關中道風藹然有鸞  
飛不羣之目講師郝君道本名重一時一見君卽以大器許  
之及郝被召君佩上清三洞祕籙主盟秦雍者餘二十年泰  
和七年春詔以君提點中都太極宮事賜號體立大師俄被  
旨以祈嗣設大醮君嚴恭科禁方士誕幻之語未嘗一出諸  
口徒以精誠感通遂有萬鶴下臨之應百官表賀文士亦多  
贊詠召對稱旨又召入禁中訪道君儀觀秀偉占對詳雅立  
談亶亶聽者忘倦章宗特敬異之衛紹王大安初召君馳驛  
詣嶽瀆投金龍玉冊爲民求福賜雲錦羽衣仍佩金符加號  
通立大師所至靈應昭著此不具載貞祐南渡君還居鄉邑

因自號北山退翁莘公鎮平陽以歲旱請君致禱車轍未旋  
而澍雨霑足時人以神人許之壬午秋避兵清涼山一日布  
卦得剝之上九嘆曰吾行矣明日游騎至擁老幼萬人下山  
君爲門弟子元慶言吾將安歸乎朝家以我爲有道者猥以  
徵書見及寧當負之耶而輩第往毋念我爲也乃策杖入滎  
谷臥大龕下怡然而逝春秋六十有四寶元光元年九月二  
十二也兵退元慶等奉公衣冠葬於某所癸卯冬予自燕都  
還太原道出范陽君之族孫閔持蕭練師公弼所錄事跡以  
墓表見屬曰吾祖墓木已拱而旌紀寂寥誠得吾子譔述以  
著金石傳永久死不恨矣敢百拜以請某謝曰自予爲學子  
時熟君名欲造其門然以愚幼未敢也幸當以不腆之文託  
君以傳其何敢辭乃爲論次之其銘曰

處士素隱方士誕荒天厚通玄昇之玄綱相彼少微出此冀方姑射之山草木有光可陽可陰以柔以剛干仞壁立屹乎堂堂雖有拱壁駟馬不失其燕處之常巨浸稽天一簣莫障所謂伊人柴立中央自古皆有死獨有道者爲不心望君蓬萊海日蒼涼千年一歸裴回故鄉勒銘墓石維以志衣冠之藏

藏雲先生袁君墓表

先生諱從義字用之族袁氏世爲虞鄉著姓母娠十二月而生且有神光照室之異幼沈默不好爲童子劇及長儀觀秀偉音聲如鐘識者知其不凡年十九入道師事玉峯胡先生於金玉峯道風儒業名動京師年八十章宗特徵授禮官先生盡傳其學通經史百家旁及釋典亦稱該洽而於易學蓋

終身焉初親舊以先生龍蟠鳳翥有雲漢之望勸之就舉選先生薄於世味不之屑也中條靈峯觀唐賢羅通舊隱歲久頽圯不庇風雨先生率同志麻長官平甫共葺之命高弟喬知先象之居焉結茅此山之王官谷近司空表聖休休亭故基是爲藏雲道院先生因以藏雲自號種竹餘三十畝山田二頃足充賓客之奉先生道價旣重州郡長吏到者率詣山門致謁禮部閑閑趙公周臣內翰屏山李公之純每見必厚相慰藉互以詩什爲贈中朝名勝如史季宏王隆吉羅鳴道李欽止吉仲器馬元章王可道許德臣元禮昆季皆就傳易道自餘成業於先生之門者又不知幾何人矣先生資樂易行已接物得於吾孔孟書者爲多事母孝故生平未嘗遠出母年九十終於隱所葬祭如禮州里稱焉里中孤幼不能自

存者先生收養之躬自教督使有受學之漸既長又爲之婚娶如是十餘輩其後俱有所成雅好醫術病者來以藥請賴以全濟者甚眾兵後歲饑民無所於糴盡出餘粟以贍貧者或時出鄉人爭延致之談經誦道言笑彌日凡今世道家祭醮章奏皆鄙而不爲嘗獨行山間遇異人自稱衡嶽主者蕭正之謂先生三世學道乃今有成吾於蓬山仙註院見吾子名氏卻後當爲孝廉貞淨仙人代鄭雲叟爲少室伯主司真洞天言訖失所在然先生自以爲不敢當也正大甲申朔方兵再畧蒲鮮先生避亂山陽史華國家已而保聚被攻先生義不受辱顧謂弟子言吾往矣乃閉息土室中怡然而逝年六十六時二月十有四日也猶子致中等葬之山麓之南所著易畧釋列子章句莊子畧解雲庵妙選方傳於世始子罷

內鄉致中介於劉鄧州光甫句予文以表先生之墓及官京師見閑閑公亦以爲言并以挽詩見示朔南喪亂因循未暇而予心未始忘也丁未春芮城李邦彥過吾州邦彥先生鄉曲與之游甚款用是重以斯文爲請予問邦彥藏雲所以爲天下所高可得聞乎邦彥言藏雲隱節可以配古人而器量可以奉至尊吾不知其他予捧手曰有是哉乃爲次第之其銘曰

山澤與之臞道味與之腴翩翩獨征遊物之初謂當風岸絕出而莫可接乃溫兮其玉如以君爲黃冠師耶合煉之刀圭禳禱之綿蕪又非句漏令寇謙之之徒況乞靈於綠囊進技於黃襦勸義人倫之先盡驩菽水之餘洗心有經先天有圖絕學我傳宿戒爾祛以君爲縫掖生耶胡不繁文以拘而脂

遺山先生集卷三十一  
膏以濡嗒焉尸居奮而亨衢塞爲瓠壺震驚八區其卷其舒其知其愚之人也吾無以命之殆方內之外而方外之內者歟

告山贊禪師塋銘

龍興汴禪師爲予言汴落髮於告山贊公承事五六年始避兵而南北歸贊公去世已久師生於正隆初而歿於興定之末年年過六十但以喪亂之後時輩凋喪師之行事無從攷按至於卒葬時日亦不能知今所知者特某甲未南渡時事耳吾子嘗試聽之師諱法贊出於兗州侯氏自幼出家事巖陽明首座大定間以誦經通得僧服卽以義理之學從事根性穎利同學者少所及游參扣詰洞見深祕得法於告山明和尙嗣法靈巖才師卽大名曾孫也出世住告山方世路清

夷禪林軌則未改師道風藹然爲諸方所重再往兗州之普照州倅信都路公宣叔文翰之外兼涉內典與師爲淘汰之友師開堂宣叔具文疏朝服施敬繼爲先大夫薦冥福禮有加焉其爲中朝名勝所推服如此汴老矣尙能記師沈默目守不以文字言語驚流俗爲門戶計住持不務營造學者雖多迄無授記者行義如是而使之隨世磨滅門人弟子實任其責竊不自揆度敢以譔述爲請幸吾子惠顧之不肖交於汴公者三十餘年矣汴南遷後嗣法虛明亨公在法兄弟取後蒙印可於臨濟一枝亭亭直上不爲震風凌雨之所摧偃龍興焚蕩之餘破屋數椽日與殘僧三四輩灌園自給不冒輕傍時貴之門予嘗以五言贈之有大道疑高審禪枯耐寂寥蓋頭茅一把縹腹蔑三條之句意其孤峻自拔如此必有

所從來循流測源乃今知所自矣因畧記贊公 事故兼及  
之歲丁巳夏五月二十有五河東人元某書

遺山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二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頤洲校梓

記

令旨重脩真定廟學記

王以丁未之五月召真定總府參佐張德輝北上德輝既進  
見王從容問及鎮府廟學今廢興何如德輝爲言廟學廢於  
兵久矣徵收官奉行故事嘗議完復僅立一門而已今正位  
雖存日以頽圯本路工匠總管趙振玉方營葺之惟不取於  
官不斂於民故難爲功耳於是令旨以振玉德輝合力辦集  
所不足者具以狀聞德輝奉命而南連率史天澤而下曉然  
知上意所嚮罔不奔走從事以貲以力迭爲伙助實以己酉  
春二月庀徒葺事黽勉朝夕罅漏者補之衰傾者壯之腐敗

者新之漫漶者飾之裁正方隅崇峻堂陛廟則爲禮殿爲賢  
廡爲經籍祭器之庫爲齋居之所爲牲薦之廚而先聖先師  
七十子二十四大儒像設在焉學則爲師資講授之堂爲諸  
生結課之室爲藏廢庖湎者次焉高明堅整營建合制起敬  
起慕於是乎在乃八月落成弦誦洋洋日就問學胄子漸禮  
讓之訓人士脩學選之業文統紹開天意爲可見矣既丁酉  
釋菜禮成教官李謙暨諸生合辭屬好問爲記以謹歲月竊  
不自揆度以爲仁義禮智出於天性其爲德也四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朋友著於人倫其爲典也五惟其不能自達必待  
學政振飾而開牖之使率其典之當然而充其德之所固有  
者耳三代皆有學而周爲備其見之經者始於井天下之田  
井田之法立而後黨庠遂之教行若鄉射鄉飲酒若春秋合

樂勞農養老尊賢使能攻藝選言之政受成獻馘訊囚之事  
無不在又養鄉之俊造者爲之士取鄉大夫之嘗見於施設  
而去焉者爲之師德則異之以知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  
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心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凡不  
足以輔世者無所容也故學成則登之王朝蔽陷畔逃不可  
與有言者則撻之識之甚則棄之爲匪民不得齒於天下民  
生於其時出入有教動靜有養優柔饜飫於聖賢之化日益  
加而不自知所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非過論也或者以  
爲井田自戰國以來埽地矣學之制不可得而見之矣天下  
之民旣無以教之將待其自化歟竊謂不然天佑下民作之  
君師夫豈不欲使之正人心承王道以平治天下口獨厚於  
周而薄於世乎由周而爲秦秦又盡壞周制燒詩書以愚黔

首而黔首亦皆從之而愚借耰鋤而德色取箕帚而諄語抵冒殊扞熟爛之極宜莫秦民若也高帝復以馬上得天下其於變狂秦之餘習復隆周之美化亦不暇給矣然而叔孫典禮僅出縣蒞之陋陸賈詩書又皆煨燼之末孰謂斷珣爲璞者乃於不旋踵之頃而得之寬厚化行曠然大變興廉舉孝周暨郡國長吏勸爲之駕者項背相望是則前日所以厚周者今易地而爲漢矣況乎周制雖亾而出於人心者固在惟厭亂所以思治惟順流易於更始始於草創而終之以潤色本末先後還相爲用爲周爲漢同歸於治何詳畧遲速之計邪洪惟大朝受天景命薄海內外罔不臣屬武克剛矣且以文治爲永圖方夏甫定丞恩選舉念孤生之不能自存也通經之士悉優復之慮儒業之無以善繼也老成宿德使以次

傳之淡計遠覽所以貽丕顯之謨而啟丕承之烈者蓋如此王府忠國撫民一出聖學比年賓禮故老延見儒生謂六經不可不尙邪說不可不緹王教不得不立而舊染不得不新順攷古道講明政術樂育人材儲蓄治具修大樂之絕業舉太常之墜典其見於恒府廟學者特尊師重道之一耳夫風俗國家之元氣學校王政之大本不塞不流雖有必至癯老扶杖思見德化之成漢來美談見之今日蓋兵興四十年俎豆之事不絕如綫獨吾賢王爲天下倡是可爲天下賀也故樂爲天下書之是年十月朔旦記

東平府新學記

鄆學舊矣宋日在州之天聖倉有講授之所日成德堂者唐故物也王沂公會罷相判州買田二百頃以贍生徒富鄭公

道山先生集 卷三十二  
三  
彌新學記及陳公堯佐府學題榜在焉劉公摯領郡請於朝  
得國子監書起稽古閣貯之學門之左有沂公祠祭之位春  
秋二仲祭以望日魯兩生泰山孫明復徂來石守道配焉齊  
都大名徙學於府署之西南賜書碑石隨之而遷獨大觀八  
行碑蔡京題爲聖作者不豫焉齊已廢而鄉國大家如梁公  
子美賈公昌朝劉公長言之子孫故在生長見聞不替問學  
尊師重道習以成俗泰和以來平章政事壽國張公萬公蕭  
國侯公摯參知政事高公霖同出於東阿故鄆學視他郡國  
爲取盛如是將百年貞祐之兵始廢焉先相崇進開府之日  
首以設學爲事行視故基有興復之漸今嗣侯莅政以爲國  
家守成尙文有司當振飭文事以贊久安長治之盛敢不黽  
勉朝夕以效萬一方經度之始或言阜昌所遷乃在左獄故

地且逼近闕閭湫隘殊甚非弦誦所宜乃卜府東北隅爽塏  
之地而增築之旣以事聞之朝庀徒蒞事工力偕作首坳禮  
殿堅整高朗視夫邦君之居夫子正南面坐旒被袞鄒兗兩  
公及十哲列坐而侍章施足徵像設如在次爲賢廊七十子  
及二十四大儒繪像具焉至於棲書之閣豆籩之庫堂於齋  
館庖廂庭廡故事畢舉而崇飾倍之子弟秀民備舉選而食  
廩餼者餘六十人在東序隸教官王磐署鄉先生康煜儒林祭酒  
者十有五人在西序隸教官王磐署鄉先生康煜儒林祭酒  
以主之蓋經始於壬子之六月而落成於乙卯六月初五十  
一代孫衍聖公元措嘗仕爲太常卿癸巳之變失爵北歸尋  
被詔搜索禮器之散逸者仍訪太常所隸禮直官歌工之屬  
備鐘磬之縣歲時閱習以宿儒府參議朱子貞領之故鄆學



視他郡國爲獨異乃八月丁卯侯率僚屬諸生舍茶於新宮  
玄弁朱衣佩玉舒徐畔落之禮成而饗獻之儀具八音洋洋  
復盈於東人之耳四方來觀者皆失喜稱嘆以爲衣冠禮樂  
盡在是矣越冀日學之師生合辭謂僕言嚴侯父子崇節儒  
館以布宣聖化承平文物頓還舊觀學必有記以謹歲月幸  
吾子文之石坐示永久僕謝曰老生常談何足以陳之齊魯  
諸君之前願以容東諸侯者久猥當授簡之末俎豆之事固  
喜聞而樂道之何敢以不敏辭興造之蹟已辱件右之矣竊  
不自度量輒以有所感焉者著於篇嗚呼治國治天下者有  
二教與刑而已刑所以禁民教所以作新民二者相爲用廢  
一不可然而有國則有刑教則有廢有興不能與刑並理有  
不可曉者故刑之屬不勝數而賢愚皆知其不可犯教則學

政而已矣去古既遠人不經見知所以爲教者亦鮮矣況能  
從政之所導以率於教乎何謂政古者井天下之田黨庠遂  
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射鄉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  
使能攷藝選賢之政皆在聚士於其中以卿大夫嘗見於設  
施而去焉者爲之師教以德以行而盡之以藝淫言詖行詭  
怪之術不足以輔世者無所容也士生於斯時揖讓酬酢升  
降出入於禮文之間學成則爲卿爲大夫以佐王經邦國雖  
未成而不害其能至焉者猶爲士猶作室者之養吾棟也所  
以承之庸之者如此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  
之而又不從是蔽陷畔逃口口終不可與有言然後棄之爲  
匪民不得齒於天下所以威之者又如此學政之壞久矣人  
情苦於羈檢而樂於縱恣中道而廢從惡若崩時則爲揣摩

爲捭闔爲鉤距爲牙角爲城府爲竄獲爲谿壑爲龍斷爲捷徑爲貪墨爲蓋藏爲較固爲乾沒爲面謾爲力詆爲貶駁爲譏彈爲媼笑爲陵轢爲癡癡爲睚眦爲構作爲操縱爲麾斥爲劫制爲把持爲絞訐爲妾婦妒爲形聲吹爲崖岸爲階級爲高亢爲湛靜爲張互爲結納爲勢交爲死黨爲囊橐爲淵藪爲陽擠爲陰害爲竊發爲公行爲毒螫爲蠱惑爲狐媚爲狙詐爲鬼幽爲怪魁爲心失位心失位不已合謾疾而爲聖癩敢爲大言居之不疑始則天地一我既而古今一我小疵在人縮頸爲危怨譴薰天泰山四維吾術可售無惡不可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從則斯朋違則斯攻我必汝異汝必我同自我作古孰爲周孔人以伏膺我以發冢凡此皆殺身之學而未若自附於異端雜家者爲尤甚也居山林木食澗飲以

德言之則雖爲人天師可也以之治世則亂九方皋之相馬得天機於滅沒存亡之間可以爲有道之士而不可以爲天子之有司今夫緩步闊視以儒自名至於徐行後長者亦易爲耳乃羞之而不爲竊無根源之言爲不近人情之事索隱行怪欺世盜名曰此曾顏子思子之學也不識曾顏子思子之學固如是乎夫動靜交相養是爲弛張之道一張一弛游息存焉而乃強自矯揉以靜自囚未嘗學而曰絕學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靜生忍忍生敢敢生狂縛虎之急一怒故在宜其流入於申韓而不自知也古有之桀紂之惡止於一時浮虛之禍烈於洪水夫以小人之中庸欲爲魏晉之易與崇觀之周禮又何止殺其軀而已乎道統開矣文治興矣若人者必當戒覆車之轍以適改新之路特私憂過計有不能自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一 七  
已者耳故備述之既以自省且爲無忌憚者之勸侯名澄七  
歲入小學師名士龍江張某自讀誦至剖析義理者餘十年  
衍聖必其爲特達之器以其子妻之迄今爲名諸侯二君子  
有力焉是年九月朔日河東元某記

博州重脩學記

博之廟學當泰和中州倅遼東王遵古元仲之所建元仲有  
文行道陵謂之昔人君子者也甲申之兵民居被焚州將閻  
侯義以廟學州宅龍興寺殿土木之麗甲於一州特以兵守  
之其後廟學獨廢不存今行臺特進公以五十城長東諸侯  
凡四境之內仙佛之所廬及祠廟之無文者率完復之故學  
舍亦與焉防禦使荏平石侯青彰德總管兼州事趙侯德用  
乃以行臺之命葺舊基之餘而新之大正其位又爲從祀之

室於其旁至於講誦之堂休宿之廬齋廚庫廩無不備具經  
始於某年之某月落成於某年之某月文石既具趙侯請予  
記之子竊有所感焉博自唐以來爲雄鎮風化則齊魯禮義  
之舊人物則魯連子華歆駱賓王之所從出在承平時登版  
藉者餘三十萬家其民號爲良善而易教特喪亂之後不能  
自還耳雖然豈獨此州然哉先王之時治國治天下以風俗  
爲元氣庠序黨術無非教太子至於庶人無不學天下之人  
幼而壯壯而老耳目之所接見思慮之所安習優柔於弦誦  
之域而饜飫於禮文之地一語之過差一跬步之失容卽根  
然自以爲小人之歸若犯上若作亂雖驅逼之從吏之誘引  
之有不可得者矣故以之爲俗則美以之爲政則治以之爲  
國則安且久理之固然而事之必至者蓋如此嗚呼王政埽

地之日久矣戰國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兩漢斯可矣兩漢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唐以還斯可矣唐以還且不可望況於爲血爲肉之後乎喪亂旣多生聚者無幾蚩蚩之與居偃偃之爲徒亦有教焉不過破梁碎金胡書記詠史而已前世所謂急就章兔園冊者或篇題句讀之不知矣後生所習見者非白晝攫金則禦人於國門之外取箕帚而諄語借耨鋤而德色秦人之抵冒殊扞賈子之所爲太息而流涕者蓋無足訝由是觀之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節亦由冠履上下之定分冠而履之履而冠之非正名百物則倒置之敝無所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必肇脩人紀者出而後有攸敘之望矣況草昧之後道統方開明經者例有復身之賜而此州將佐首以興起學宮爲事士之有志於此道者其喜聞而樂道

之宜如何哉故爲記其興造之始末且以學校之本告之曰有天地有中國其人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其書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其民則士農工賈其教則君令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睦朋友信其治則禮樂刑政紀綱法度生聚教育冠婚喪祭養生送死而無憾庠序黨塾者道之所自出也士者推庠序黨塾所自出之道而致之天下四方者也由是而之焉正名百物肇脩人紀者尙庶幾焉如曰不然則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以是學爲告朔之餼可也

趙州學記

趙州廟學初廢於靖康之兵天會以來郡守趙公某始立廟殿而任公某增築學舍泰和名臣陵川路公元爲門爲廊廡爲講堂土木之功乃備自貞祐南渡河朔喪亂者餘二十年

趙爲兵衝焚毀尤甚民居官寺百不存一學生三數輩逃難  
狼狽不轉徙山谷則流離於道路廟學之存亦亦付之無可  
奈何而已戶牖既壞瓦木隨徹當路者多武弁漫不加省上  
兩旁風日就頽壓識者惜之歲癸卯真定路工匠總管趙侯  
慨然以脩復爲事發貲於家雇工於民躬自督視不廢寒暑  
裁正方隅崇峻堂陛表傾者起之腐敗者易之破缺者完之  
漫漶者飾之會不期年截然一新若初未嘗毀而又有加焉  
者乃八月上丁諸生釋菜如禮衣冠俎豆駸駸乎承平之舊  
予過慶源嘗往觀焉問所以經度者郡人高德茂等合辭道  
其然且請予記之子以爲學官之廢久矣儒學之士雖有任  
其責者亦以爲不急之務矣比歲郡縣稍有以興學爲事者  
率有由而然力致勢劫劇甚調度僅能有成怨讟盈路所謂

可爲美觀而不可以夷攷也趙侯不出於強率不入於承望  
崇儒嚮道自拔於流俗者如此在於學古之士其喜聞而樂  
道之宜何如哉故爲記之且告之曰吾道之在天下未嘗古  
今亦未嘗廢興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際百姓日用而  
不知大業廣明五季之亂縣絕不施而道固自若也雖然庠  
序黨塾先王之所以教後世雖有作者旣不能復有所加亦  
豈容少有所損羊存禮存此告朝之餼所以不可廢也夫興  
學儒者事也用武之世而責人以儒者之事不可也異時時  
可爲力可致而使學宮有鞠爲園蔬之嘆不必以前世趙任  
路三使君爲言視今趙侯能不少妮乎侯名振玉龍山人先  
節度慶源有良民吏之風其與文士游蓋其素尚云

壽陽縣學記

近代皇統正隆以來學校之制京師有太學國子學縣官餼廩生徒常不下數百人而以祭酒博士助教之等教督之外及陪京總管大尹府節度使鎮防禦州亦置教官生徒多寡則視州鎮大小爲限員幕屬之由左選者率以提舉繫銜刺史州則繫籍生附於京府各有定在外縣則令長司學之成壞與公廨相授受故往往以增築爲功若仕進之路則以詞賦明經取士豫此選者多至公卿達官捷徑所在人爭走之文治旣洽鄉校家塾絃誦之音相聞上黨高平之間士或帶經而鋤有不待風厲而樂爲之者化民成俗概見於此自大安失馭中夏版蕩民居官寺燬爲焦土天造草昧方以弧矢威天下俎豆之事宜有所待也甲辰之春予歸自燕雲道壽陽知有新學往觀焉見其堂廟齋廡若初未嘗毀而又加飾

焉者問所以然諸生合辭曰吾邑舊有廟學元祐中知縣事張不渝實更新之旣乃廢於貞祐甲戌之兵大變之後民無百家之聚縣從事李通李天民者竊有修學之議而病未能也會臺牒下於壬寅之冬課所在學上丁釋菜之典乃得偕令佐暨縣豪傑諸人經度之蓋三年而後有成久欲謁文吾子以紀歲月顧以斗食之役之故而無以自達也予謂二三君言公輩寧不知學校爲大政乎夫風俗國家之元氣而禮義由賢者出學校所在風俗之所在也吾欲塗民耳目尙何事於學如日如之何使吾民君臣有義而父子有親也夫婦有別而長幼有序也則天下豈有不學而能之者乎古有之有教無類雖在小人尤不可不學也使小人果可以不學則武城之弦歌當不以割雞爲戲言矣予行天下多矣吏姦而

漁吏酷而屠假尺寸之權賤民膏血以自腴者多矣崇祠宇  
佞佛老捐所甚愛以求非道之福嘖呻顧盼化瓦礫之場爲  
金碧者又不知幾何人也能自拔於流俗崇儒重道如若人  
者乎且子所言無以自達者亦過矣興學之事賢相當任之  
良民吏當爲之賢相不任良民吏不爲會謂斗食吏不得執  
鞭於其後乎使吾不爲記茲學之廢興則已如欲記焉吾知  
張不渝之後唯此兩從事而已奚以斗食之薄萬鍾之厚爲  
計哉通字彥達縣人天民字仲先上世秀容人其先世皆儒  
素云

代冠氏學生脩廟學壁記

冠氏廟學貞祐初知縣事魯仔所增建泰和中主簿折元禮  
畫七十二子像喪亂以來民居皆被焚毀而廟學獨存歲乙

未右副元帥趙侯憫其頽圯復爲完補之學之制初亦儉狹  
侯就爲料理而作新之意蓋未已也侯崇儒重道出於天性  
在軍旅中亦常以文史自隨一府之人若偏裨若府吏皆隨  
而化之興學之事特其濫觴耳嗚呼吾邑爲大縣久矣在承  
平時登版籍者餘三萬家僑寓之民又倍而三之學校大事  
也前後歷數十政非無賢令佐而乃因卑習陋漫不加省百  
年以來能崇起之者唯吾侯與魯折三人而已可勝嘆哉某  
月日縣學生黃逸民記

葉縣中嶽廟記

河南中鎮所在在所率有祠廟以奉嶽祇葉距崧三百里而  
近獨無有也邑門之南百舉武少折而西有地焉直居民之  
衝顧望崇顯父老規爲嶽祠舊矣泰和末太原祁人樊道真

始以邑人之意而經度焉地本故堤廢圯已久荆棘瓦礫蛇  
鼯所舍樊身執畚鍤剗治蕪穢實以版築百日而廟基成邑  
之人知其堅固可任也乃羣起而助之賁鄉豪張祐孫寧秦  
商人党珪爲之倡廟既成邠人有以白石爲中天像欲輦而  
北者道真請而事焉子嘗謂小人之情畏之而有不義恥之  
而有不仁威之而有不懲獨於事神若有所做焉何邪徼福  
於方來逃罪於已然百求而百不可得然終不以百不可得  
而廢其所以求也富貴光榮壽考繁昌人既有以求諸神忠  
信孝弟廉讓篤實神亦有以望於人吾嘗見夫世俗之所以  
事神者矣崇祠宇嚴像設剖羊豕具儀衛巫覡倡優雜然而  
前拜跪甚勞迎送甚勤求神之所以望於人者無有也陰害  
賊詐刮利次骨利之所在無復天理公噬潛搏難得是期內

人於溝不恤也血人於牙不厭也志得而意滿則曰我求於  
神神報我者如是也故搏噬愈獲報謝愈豐禱求愈奢香火  
未收而陰害賊詐之心已佛然於胸中矣此直蛇神牛鬼之  
所不忍臨而謂岳祇之聰明正直者而臨之乎記有之雖有  
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謂小人之不可以事神不可也  
豈弟君子求福不同好是正直介以景福謂神之可欺尤不  
可也嗚呼神有固然三尺童子所能知而人有不能知者特  
溺於貪而不能自還耳惜乎莫有以三尺童子之所知者而  
告之也癸未之夏予過昆陽進士韋仲安道樊之意欲得吾  
文以記其經營之始故爲書之且告以福不可徼禍不可逃  
也如是庶幾來者有所做焉

扁鵲廟記



扁鵲隨俗爲變過咸陽爲無辜醫邯鄲爲帶下醫洛陽爲耳目痺醫蓋嘗至周其有廟於此則不可攷也廟再以元豐八年成里之人事之惟謹病者必來以藥請杯案間有得香炮埃煤若丸劑然者吞之病良愈間里間相傳以爲神斗酒彘肩禱謝日豐積習既久莫有能正之者鄉豪張乙居其旁葺而新之土木有加焉正大元年之八月也自扁鵲飲上池水三十日而知物其事固以祕怪而不常故虛荒誕幻被於未流千百年後而未止也雖然耳目之所不接故常理之所不拘神膏傳創靈丸起廢見於傳記者多矣又安可必其果無有哉故嘗謂扁鵲至人也自言其方可以解肌裂皮浹脈結筋洧浣腸胃漱滌五藏鍊精而易形矣至於世之陰忌賊詐貪饕攫拾神魂斲喪若醉若狂憊然而不能自還者百千爲

羣日相過乎前爲扁鵲者獨不能隨俗爲變鍊精而易形使之爲平直安舒廉讓潔清之人乎若夫疾病則禱聖人所不廢誠以感神祭則受福冥冥之間當有陰相者盍亦無以靈丸神膏爲也此之不爲區區之香炮埃煤自夸於閭巷細民之間以爲神嗚呼其亦兒童劇而已矣豈世之所望於扁鵲而扁鵲之所以爲扁鵲者哉

長慶泉新廟記

鄧之西百里而遠是爲內鄉之東鄙有山焉岡巒起伏與浙酈諸山絡脈相屬而爲之殿其麓二泉灌田千畝有奇泉之上  
有龍祠耆舊以爲禱之有雨暘之應旁近之民有以飲羊牛浣裙裾者泉輒匯而遷焉考之辨方無所知名俚俗所稱訛謬失實且不雅馴今以其地名之長慶泉正大丁亥予承

乏是邑夏五月赤旱近百日凡縣境之名湫無慮數十所奔  
走禱祠卒無感通道路嗷嗷無望來秋有以此泉爲言者予  
率父老詣焉幣祝甫登雲氣四合車轍未旋而澍雨浹明年  
里之民作新廟於泉之西南且以紀其事爲請夫龍之靈固  
也然古人之於禱祠不幸而不見蒼自咎而已幸而應焉則  
亦不敢以爲功今也不德其何以致然將適與雨會歟影響  
之報蓋不如是之捷也天之恩與威令龍實尸之油然而雲  
殷然而雷不崇朝而雨天下利於物者豐則享諸已者厚道  
家所言恍惚之外神龍之所居瑤宮璿室萬舞在庭金支翠  
蕤紛蔽輝映雖首出萬物奉以四海九州有不足進焉者山  
夫谷民乃以一畝之宮牲不揜豆而祠之豈度德審功報稱  
之道哉聞之天卽神神卽人人卽天名三而誠則一東鄰之  
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凡以恃吾誠而已不然所持  
者狹所求者奢彼乘雲氣而游天地之間是區區者寧足以  
留其一盼邪正大己丑九月日

三皇堂記

老子職柱下史閭人代之久其述伏犧神農黃帝氏以來有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之論邵康節因之亦謂皇與  
帝爲千萬世之人其次第蓋如此自三墳爲吾夫子所刪三  
聖人者與天同功乃無德業可攷見醫家者流謂神農一日  
嘗七十毒與岐黃至真大要三墳書特止於此今其論故在  
本於大道之說而究乎生死之際然於二聖人所以仁後世  
者纔土苴耳太原醫師趙國器謂吾業當有所本也卽其家  
起大屋立三聖人像事之以歷代名醫岐伯而下凡十人侑

其坐棟宇既備像設既嚴介於太谷李進之請子爲記始子甚難之以謂天地不仁芻狗萬物聖人躋民仁壽之域民物安逸若道自然雖莫知所謝可也或曰有萬世之利者享萬世之報亢倉楚所居年穀豐穰物無疵癘其鄉之人且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況與天地同功者乎雖報本反始非閭巷所得專而泝流窮源或旦暮如有遇祖而祀之其誰曰不然夫趙子世於方伎餘百有五十年矣守之以恆業用之以戒心謂一毒妄攻五兵莫慘耿耿自信臨之以神明吾知是家於人之命爲甚重矣是可記也於是乎書之國器名天用今爲惠民局直長埭工張天秀國器之子履道知讀書異時當以儒素自拔於流俗云己酉初吉新興元某記

崔府君廟記

唐崔子玉府君祠在所有之或謂之亞岳或謂之顯應王者皆莫知其所從來府君定平太宗時爲長子令有惠愛之風本道採訪使與長子尉劉內行弗備且有贓賂之鄙時縣有名虎府君謂二人者宜當之已而果然及一孝子爲所食乃以牒攝虎至使服罪一縣以爲神而廟事之世所傳蓋如此廟之在陽平者有年矣貞祐之兵燒毀幾盡東平副元帥趙侯以其父之志爲完復之其成也侯命予以歲月記故爲書之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此不爲小德小善者言漢丞相忠武侯之歿蜀人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祭之道陌上言事者或謂可聽於成都立之安樂公不從習隆向充拜章言巷祭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若盡順人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止可令其

近墓爲之所親以時設祭故吏欲奉祀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從正禮於是始從之爲廟於沔陽從是觀之漢人於忠武侯其難之也如是況其下者乎且夫郡縣之良吏而食一方見於今者多矣然卓茂則止於密魯仲康則止於中牟朱邑則止於桐鄉召父杜母則止於南陽蓋未有由百里之邑達之天下四方如府君之祠之侈者也高門之蕩然廣殿之渠然袞冕之巍然侍衛之肅然雖五帝之尊且雄無以進使其止於爲土木偶焉斯可矣或有物焉則將疾走遠引逃避之不暇矧敢馮几負屐以當天下四方臣僕之敬乎嗚呼祀典之壞久矣惟祀典壞而後徹淫祠之政學喪亂以來天綱弛而地維絕人心所存唯有逃禍徼福者在耳惟逃禍徼福者在故兇悍毒詐有時而熄若曰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爲詔爾所敬非吾之所謂敬爾所懼非吾之所當懼彼將蕩然無所畏忌而囊仰射又何難焉使梁公而在吾知前日江淮之舉有不暇施於今日者矣故併及之使人知侯之意有在

遺山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一

三十一

